



权威全译典藏版

基督山伯爵

下

王蒙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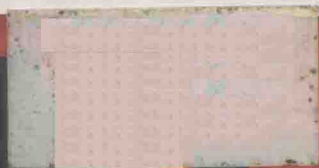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百年来难以计数的读者拥戴
世界通俗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法] 亚历山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père) ◎ 著

孙桂荣 一峰 ◎ 译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权威全译典藏版

基督山伯爵

下

「法」亚历山大·仲马◎著

孙桂荣 一峰◎译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誉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 全 2 册 / (法) 大仲马 (Dumas,A.) 著; 孙桂荣, 一峰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04-5114-1

I . ①基… II . ①大… ②孙… ③—… III .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6026 号

上架建议: 青少年阅读·经典名著

基督山伯爵 (全 2 册)

作 者: [法] 亚历山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père)

译 者: 孙桂荣 一峰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吴成玮

策 划: 王 岩

特约编辑: 薛 婷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封面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940 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114-1

定 价: 55.00 元 (全 2 册)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第五十四章 股市起落

这次相会几天之后，阿尔贝·德·莫尔塞夫来到基督山伯爵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公馆拜访，伯爵凭借自己那用之不竭的财富，把这座公馆同他所有的住所，哪怕是最临时的住处一样，装饰得宫殿般的豪华。

他是再次来转达当格拉尔夫人的谢意的，伯爵已经收到过一封感谢信，署名当格拉尔男爵夫人，闺名埃尔米娜·德·塞尔维约。

阿尔贝是由吕西安陪着来的，他也在他朋友的话里加进几句恭维话，这无疑是非正式的，不过，伯爵凭着他那敏锐的目光，不难猜出对方的来意。

他甚至觉得吕西安的到来是出自双重的好奇心，其中一半来自当坦街。事实上，他确实可以作这种十分有把握的设想，即当格拉尔夫人因为不能亲眼目睹这位把价值三万法郎的马匹当成礼品送人、携一个戴着价值连城的钻石首饰的希腊女奴进歌剧院的人的居室内幕，便派她一贯借以观察事物的一双眼睛前来，把观察到的情况详细向她汇报。但是，伯爵像没事人一样，丝毫不流露他已经猜到吕西安的来访与男爵夫人的好奇心之间的联系。

“您跟当格拉尔男爵的关系始终没断吗？”他问阿尔贝·德·莫尔塞夫。

“是的，伯爵先生，这件事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这件事一直在进行？”

“比以往更加紧密，”吕西安说道，“这桩婚事已经定下来了。”

吕西安肯定觉得，他插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就可以不再理睬他们的谈话了。他把玳瑁单片眼镜夹在眼眶里，用牙咬着手杖上的金球装饰，开始在房间里巡视，仔细观察挂在墙上的武器和油画。

“啊！”基督山说道，“不过，听您当时的口气，我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快。”

“有什么法子呢？事情的发展有时是难以预料的，你不去想它，它倒会想到你，等你一回头，突然发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就会大吃一惊。家父与当格拉尔先生都曾在西班牙效力，家父在作战部队，当格拉尔先生管后勤供应，家父在大革命中破了产，当格拉尔先生则从未有过家产，但是，他们俩都在西班牙打下根基，家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获得资本，前程远大，当格拉尔先生则在政治和金融方面发迹，财源滚滚。”

“是的，确实如此，”基督山说，“记得在我拜访当格拉尔先生时，他曾对我谈过这件事。”他看了一眼正在翻阅画册的吕西安，又继续说道，“她长得很美，欧热妮小姐？我记得她是叫欧热妮。”

“相当美，甚至可以说相当漂亮，”阿尔贝回答，“可是，我并不欣赏她这种美——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您说话的口气俨然是她的丈夫了！”

“啊！”阿尔贝说道，并向四面看了一眼，也想看看吕西安在做什么。

“您知道吗？”基督山压低声音说道，“您似乎对这门亲事并不热心！”

“对我来说，当格拉尔小姐太有钱了，这让我害怕。”

“是吗？”基督山说，“这倒是个好理由。您自己不是很富有吗？”

“我父亲每年有五万左右利弗尔的年息，我结婚时，他会送给我一万或者一万二。”

“这确实不多，”伯爵说，“特别是在巴黎。只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金钱不能代表一切，有一个响当当的姓氏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也很优越，再说，德·莫尔塞夫伯爵是一位军人，人们希望看到廉正的巴雅尔^①与贫穷的迪盖斯克兰^②联姻，无私是最灿烂的阳光，可以使一把高贵的佩剑金光闪闪。正相反，我觉得这桩婚事再门当户对不过了，当格拉尔小姐可以使您富有，您可以使她变成贵族！”

阿尔贝摇摇头，陷入了沉思。“还有其他原因。”他说道。

“我承认，”基督山又说，“我不能理解您为什么对这样一位既富有又漂亮的姑娘如此反感。”

“啊，上帝！”莫尔塞夫说道，“如果有什么反感，那么这种反感也不来自我。”

“那么它来自谁呢？因为您对我说过，您父亲赞成这桩婚事。”

“来自家母，而家母观察事物谨慎而且可靠。唉！她对这门亲事并不看好，她对当格拉尔一家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成见。”

“啊！”伯爵强作镇静地说道，“这也可以理解，德·莫尔塞夫伯爵夫人是一位品格端方、贵族气质很浓并且目光敏锐的人，与一家富有而粗俗的平民结亲使她有些举棋不定，这也很自然。”

“我确实说不清是不是这个原因，”阿尔贝说，“可我知道一点，我觉得如果这门亲事成了，家母会很不幸。本来六周以前两家就该聚在一起商量这桩婚事，但我得了偏头痛……”

“是真有病吗？”伯爵微笑着问。

“啊！是真的，大概是因为害怕吧……因此，就把这件事推迟到两个月以后。您知道，这事不着急，我还不到二十一岁，欧热妮也才十七岁。可是，到下星期，两个月的期限就到了，该决定了。亲爱的伯爵，您想象不出我有多么为难……啊！您自由自在，真是太幸福了！”

“那好吧！您也做个自由自在的人好了。我倒要问问，谁会让您自由呢？”

“哦！如果我不娶当格拉尔小姐，那会让我父亲大失所望。”

“那您就娶她好了。”伯爵说着，奇怪地耸了耸肩。

① 巴雅尔（约1475—1524），法国贵族，战功卓著的军人，曾先后为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效力，以其英勇无畏和公正廉洁而成为法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② 迪盖斯克兰（约1320—1380），法国军人，战绩辉煌，以其完美的骑士和民族英雄的形象流芳百世。

“是啊，”莫尔塞夫说，“可那样一来，对家母来说就不仅仅是失望，而是十分痛苦了。”

“那么，您就别娶她了。”伯爵又说道。

“看看吧，试试吧，您会给我出出主意的，对吗？如果可能，请帮助我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啊！为了不让我那善良的母亲难过，我想，我会甘愿冒与伯爵闹翻的风险的。”

基督山转过头去，他看上去很激动。“喂！”他对德布雷说道，后者坐在客厅尽头的一把扶手椅里，右手拿着一支铅笔，左手拿着一个小本子，“您在做什么呢，在临摹普桑^①的画，在画素描吗？”

“我吗？”德布雷不慌不忙地回答，“啊！是啊，素描，我太喜欢绘画了，以至于不会画那玩意儿了！不，我所做的事与绘画相反，我在计算。”

“计算？”

“是的，我在计算，这还间接与您有点关系呢，子爵。我在计算当格拉尔银行在最近一次海地公债上涨时赚了多少钱。三天之内，公债从二百零六上升到四百零九，那位谨慎的银行家在二百零六时吃进很多，他一定赚了三十万利弗尔。”

“这还不是他赚得最多的一次呢，”莫尔塞夫说道，“他今年不是在西班牙证券上赚了一百万吗？”

“听着，亲爱的，”吕西安说道，“这位基督山伯爵会像意大利人似的对您说：

Danaro e santia Meta della meta^②”

“这就已经不少了。所以，当别人同我谈起这类事时，我只是耸耸肩。”

“但是，您刚才谈到海地？”基督山问道。

“啊！海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海地，这是法国公债游戏中的‘埃卡代^③’，人们可以喜欢玩‘布约特^④’，热衷于‘惠斯特^⑤’，或者迷恋‘波士顿^⑥’，但都会玩腻，最后总是再回到‘埃卡代’，这是一道百吃不厌的冷盘。因此，当格拉尔先生昨天以四百零六的高价抛出，赚了三十多万法郎，要是他等到今天，公债降到二百零五，那他不但赚不了三十万法郎，还得赔上两万或者两万五呢。”

“为什么公债一下子从四百零九一直落到二百零五呢？”基督山问道，“请原谅，我对交易所的事一窍不通。”

“这是因为，”阿尔贝说道，“消息一条接一条，并且前后矛盾。”

“啊，真见鬼！”伯爵说，“当格拉尔先生可以在一天之内做成输赢三十万法郎的交易！哎呀，他一定富得惊人了？”

“炒股的不是他！”吕西安急忙说道，“是当格拉尔夫人，她可称得上无所畏惧。”

“可您是个很谨慎的人，吕西安，而且，您知道那些信息很不可靠，因为，您掌握着

① 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

② 意大利语，意为：金钱与圣洁，一半之一半。

③ 同之后的④、⑤一样均为纸牌游戏名称。



信息来源，那您就该阻止她才是。”莫尔塞夫微笑着说。

“她丈夫都管不了她，我又怎么能管得了呢？”吕西安问道，“您知道男爵夫人的脾气，谁都无法影响她，她一意孤行。”

“啊！假如我是您！”阿尔贝说。

“那又怎么样？”

“我会治好她这个毛病的，这将帮了她未来女婿的一个大忙。”

“怎么个治法？”

“真是的！这太简单了。我给她一个教训。”

“一个教训？”

“对。您身为大臣秘书，对信息有很高的权威。您只要一开口，交易所那些捐客就会赶紧把您的话速记下来，让她接连赔上几次，赔上十万八万的，她就会变得谨慎起来。”

“我不明白。”吕西安喃喃地说。

“其实这很明白，”年轻人带着毫不做作的天真说道，“您可以在某一天早晨向她透露一个惊人的消息，一条只有您才能得到的快讯，比如说，昨天有人在嘉布利埃尔^①府上看见了亨利四世^②，这个消息会使股市行情看涨，她会按照这种行情决定自己的行动，但第二天，博尚会在他的报纸上写道：‘消息灵通人士称日前有人声称曾在嘉布利埃尔府上见到亨利四世，此说纯属讹传，与事实不符，亨利四世国王根本没有离开过新桥。’这时，她就必然要亏损了。”

吕西安勉强笑了笑。基督山虽然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实际上一字不落地听完了这场谈话。他那锐利的目光甚至还从这位私人秘书的尴尬中，捕捉到某种秘密。

阿尔贝对吕西安的尴尬毫无察觉，但吕西安因此缩短了他的拜访时间。他明显感到不自在。

伯爵送他出去时，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他回答道：“我很愿意，伯爵先生，我接受了。”

伯爵回到年轻的德·莫尔塞夫身边。“您好好想想，”他说道，“您不觉得在德布雷面前那样谈论您的岳母不大合适吗？”

“我说，伯爵，”莫尔塞夫说道，“我求求您了，请不要提前使用这个词。”

“真是这样吗？请不要夸张，伯爵夫人竟然如此反对这门婚事吗？”

“反对到男爵夫人很少来我们家的地步，而家母这一辈子，我想最多去过当格拉尔夫人家两次。”

“既然如此，”伯爵说道，“我就向您大胆地开诚布公地讲了。当格拉尔先生是我的银行家，一次意外的机会使我帮了德·维尔弗尔先生一个忙，为此，他对我非常客气，一再感谢。我估计，在这样一种关系后面，会有一连串的宴请和晚会。为了不显得自己没完没了地吃白

① 嘉布利埃尔（1571—1599），亨利四世的情妇。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此处为比喻。

食，我想先行一步，打算在我的奥托伊乡间别墅请当格拉尔先生和夫人、德·维尔弗尔先生和夫人一起聚一聚，如果，我也把您和德·莫尔塞夫伯爵和伯爵夫人请来，就显得像一次亲家之间的聚会了，至少，德·莫尔塞夫伯爵夫人不喜欢这样，尤其是，倘若当格拉尔男爵想给我面子，把他的千金小姐也带来。那样一来，令堂会恨我的，我绝对不愿意出现这种状况，正相反，我愿意在她心中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印象，希望您有机会多多美言。”

“真的，伯爵，”莫尔塞夫说道，“我感谢您能对我这么坦率，我接受您把我排除在外的建议。您说您希望在家母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其实，您给她的印象已经非常好了。”

“您真的这么认为吗？”基督山很感兴趣地问道。

“哦！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天您离开我们以后，我们谈了您一小时。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哦！如果家母知道您用心良苦——我会把这一点大胆告诉她的——我敢肯定，她将感激不尽。当然，家父要是知道了，就会恼怒万分。”

伯爵笑了起来。

“好吧！”他对莫尔塞夫说，“我算是通知您了。不过，我想到了，恼怒的还不只令尊一个人，当格拉尔先生和夫人也会把我看成是一个极不知礼的人。他们知道我和您过从甚密，您甚至是我在巴黎的一位故交，可在我家里见不到您，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没请您。您至少得想出一个有约在先的借口，而且，要看上去可信，并写个短信通知我。您知道，同银行家打交道，白纸黑字是唯一有效的证据。”

“我会做得比这更好，伯爵先生。”阿尔贝说，“家母正想去海边呼吸新鲜空气。您决定哪一天宴请他们？”

“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二，明天晚上我们就动身，后天早晨，我们就会抵达特雷波尔^①。您知道吗，伯爵先生，您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为每个人都想得很周到！”

“我嘛，实际上您过奖了，我只想让您愉快，仅此而已。”

“您哪天发出邀请？”

“就在今天。”

“好吧！我马上去当格拉尔先生府上，告诉他我和母亲明天离开巴黎。我没见过您，因此，对您的邀请一无所知。”

“您真是发疯了！德布雷先生刚才明明和您一起在我家！”

“啊！这倒是。”

“正相反，我见到了您，并且直接邀请您了，您则如实回答说您不能来做客，因为你们将动身去特雷波尔。”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可是您呢，明天以前您能来看望家母吗？”

“明天以前，这很难，再说，你们忙于出发前的准备，我去了也不方便。”

① 法国北部港口城市。



“那好吧！您会做得比这更好。您已经是一位十分可爱的人了，您还会成为一个令人崇敬的人。”

“我怎样做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您应当做什么？”

“我想知道。”

“您今天像空气一样自由，请来与我共进午餐吧。咱们小聚一下，只有您、家母和我。您那天只是匆匆见过家母，今天您将会仔细看看她。她是个十分出色的女人，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找不到一个再年轻二十岁的像她那样的女人，如果能找到，我可以向您保证，不仅有一位莫尔塞夫伯爵夫人，还很快有一个莫尔塞夫子爵夫人。至于家父呢，您根本见不到他，他今天晚上公务在身，他要到掌玺大臣府上赴宴。请来吧，我们一起聊聊旅行的事。您周游世界，给我们讲讲您的见闻，给我们讲讲那天晚上同您一起来看歌剧的漂亮的希腊女郎，您称她是您的女奴，可您待她如同公主，我们可以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聊天。怎么样，请接受吧，家母会感谢您的。”

“非常感谢，”伯爵说，“这是最令人愉快的邀请，我为不能接受这一邀请而深感遗憾。我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自由，正相反，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约会。”

“啊！请当心，您刚才教会我在吃饭问题上如何摆脱困境的，我也需要证据。我很幸运，我不是当格拉尔那样的银行家，但我要告诉您，我也同他一样多疑。”

“所以，我要给您证据。”伯爵说。说完，他就摇铃。

“哦！”莫尔塞夫说道，“您已经两次拒绝与家母一起吃饭了。这是有意的，伯爵。”

基督山不禁打了个寒战。“哦！您还不相信，”他说，“您看，我的证据来了。”

巴蒂斯坦走进来，站在门口，等待着。

“我并不知道您要来访，对吗？”

“天哪！您这人实在与众不同，我可不敢担保。”

“至少，我无法猜到您会邀请我吃饭吧。”

“啊！这个嘛，倒是有可能。”

“那好！请听着，巴蒂斯坦……今天早晨我把您叫到书房来的时候，都对您说什么了？”

“您说，一到五点，就让人把伯爵先生的门关上。”

“还有呢？”

“啊！伯爵先生……”阿尔贝说。

“不，不，我一定要消除您给我的这个神秘的名声，亲爱的子爵，总是扮演曼弗雷德这个角色实在太困难了，我希望生活在一幢透明的玻璃房子里。还有呢……接着说，巴蒂斯坦。”

“还有，只接待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先生和他的儿子。”

“您听见了吗，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先生是意大利最古老的贵族的后裔，不管您记得还是不记得，但丁在《地狱》第十章里还歌颂过这个家族呢。此外，他儿子

是个十分可爱的年轻人，年纪与您相仿，是个子爵，爵位也与您相同，如今带着父亲的百万家产进入巴黎的上流社会。今天晚上，上校要把他的儿子安德烈亚给我带来，用我们的意大利话讲，是他的继承人。他把儿子交给我。要是他有本事，我会把他推上去的。您一定会帮忙的，对吧？”

“那当然！这么说，这位卡瓦尔坎蒂上校是您的一位老朋友了？”阿尔贝问道。

“根本不是，他是一位文质彬彬、谦虚谨慎的可敬的贵族，在意大利，这种人很多，古老世家的后代。我见过他多次，有时在佛罗伦萨，有时在博洛尼亚，有时在卢卡，这一次他通知我他要来访。旅途中的相识总是很苛求，他们要求你到处都给予他你曾经偶尔向他表示过的友情，就好像一个文明人可以随意与他人共度一小时而心里不藏有私念似的！这位好心的少校在帝国时期赴莫斯科挨冻的途中，曾路过巴黎，这一次他要再一次细细地观赏巴黎。我将盛宴款待，他将把儿子留给我，我将承诺关照他，让他尽其所能，痛痛快快地消遣一番，我们也就两清了。”

“好极了！”阿尔贝说，“我发现您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那就再见吧，我们星期天返回，顺便说一下，我得到弗朗兹的消息了。”

“啊！真的！”基督山说，“他在意大利还是玩得很开心吧？”

“我想是的。不过，您不在那里，他感到很遗憾，他说您是罗马的太阳，您一走，罗马的天就变得灰蒙蒙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说那里在下雨。”

“这么说，他对我的看法改变了，您的这位朋友弗朗兹？”

“正相反，他依然认为您是一位最令人费解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怀念您。”

“可爱的年轻人！”基督山说道，“我从第一天起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那天晚上，他到处找吃的，并赏光同我共进晚餐。我想，他是戴皮奈将军的儿子吧？”

“正是。”

“就是那位在一八一五年惨遭杀害的将军吗？”

“被波拿巴分子杀害的。”

“就是他！真的，我很喜欢他！他好像也有结婚的打算吧？”

“是的，他要娶德·维尔弗尔小姐为妻。”

“真的？”

“正如我要娶当格拉尔小姐一样。”阿尔贝笑着说。

“您在笑……”

“是的。”

“您笑什么？”

“我之所以笑，是因为我觉得这桩婚事也跟我与当格拉尔小姐之间的婚事一样，忧喜参半。不过，说真的，伯爵，咱们现在也在像女人议论男人似的议论起女人来了，这实在不可饶恕！”

阿尔贝站起身。



“您要走吗？”

“您可真会说话！我已经打扰了您两小时了，您还如此礼貌地问我是否要走！说真的，伯爵，您是世界上最有修养的人！还有您的仆人，他们是多么训练有素！尤其是这位巴蒂斯坦先生！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仆人。我那些用人全都学法兰西剧院舞台上的仆从的样子，因为他们总是只有一句话要说，所以，就在楼梯扶手那儿把话说完。因此，如果您哪天要辞退巴蒂斯坦先生，请优先把他让给我。”

“一言为定，子爵。”

“我的话还没说完，再等一下，请向您那位谨慎的卢卡人，那位卡瓦尔坎蒂家族的后裔卡瓦尔坎蒂大人转达我的敬意。万一他也想为儿子成家立业，请帮他找一个母亲至少既富有又高贵，父亲是男爵的女人，我一定会帮您的。”

“啊！啊！”基督山说道，“说真的，您真的到这份儿上了吗？”

“是的。”

“天哪！什么话都不要说绝。”

“啊！伯爵，”莫尔塞夫大声说道，“要是您能帮助我继续当单身汉，哪怕只当十年，那可真是帮了我天大的忙了，我会百倍千倍地回报您。”

“一切都是可能的。”基督山严肃地说道。

送走阿尔贝之后，他回到自己房间，敲了三下铜铃。贝尔图丘出现在门口。

“贝尔图丘先生，”他说道，“您知道，我将于星期六在奥托伊别墅请客。”

贝尔图丘打了个激灵。“好的，先生。”他回答。

“我需要您来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伯爵接着说道，“这幢房子相当漂亮，至少可以变得相当漂亮。”

“要让它变得漂亮，里面的东西都得换掉，伯爵先生，因为那些门帘窗帘都旧了。”

“那就都换掉好了，但那间挂红色锦缎幔帐的卧室除外，那个房间必须绝对保持原样。”

贝尔图丘躬身称是。

“您也不要动那个花园，不过，院子您可以随便布置，要是让它变得让人认不出来我才高兴呢。”

“我将尽全力让伯爵先生满意。不过，如果伯爵先生愿意告诉我请客的意图，我会做得更有把握。”

“说真的，亲爱的贝尔图丘先生，”伯爵说道，“自从您到巴黎以来，我发现您很不自在，变得胆子小了。难道您不了解我了吗？”

“可是，大人总可以告诉我想请哪些人吧！”

“我自己还不知道呢，所以，您也没有必要知道。卢库鲁斯请卢库鲁斯吃饭，就是这么回事。”

贝尔图丘躬身施礼，走了出去。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基督山借口卢卡的少校来访，谢绝了莫尔塞夫请他吃饭，不过，无论是伯爵还是巴蒂斯坦，都没有说谎。

钟敲七点，贝尔图丘先生已经遵照指示动身去奥托伊两小时了。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公馆门口，客人刚一在栅栏门前下马，马车便像逃跑似的一溜烟儿跑掉了。来者是一个年约五十二岁的男子，身穿一件有黑色肋形胸饰的绿色礼服，那款式似乎在欧洲永远也不过时，下身穿着一条宽大的蓝呢长裤，脚上的靴子虽说擦得不太亮，鞋底也过厚，但还算干净。手上戴着麂皮手套，头上的帽子类似宪兵的头盔，黑色的硬领绣着一圈白边，要不是主人心甘情愿地戴着它，真让人以为那是一个铁枷锁呢。这就是那个来到栅栏门前拉门铃的人那富有特色的打扮，他问，这是不是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基督山伯爵先生的公馆，听到看门人肯定的答复，他便开门进来，又在身后把门关好，然后，朝大门台阶走去。

来人长着一颗有棱有角的小脑袋，头发花白，蓄着浓密的灰色短须。巴蒂斯坦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因为他已经被告知来访者的相貌特征，正在门厅下面等候，并且，那人刚一在这位聪明的仆人面前报出姓名，基督山就已经得知他的到来。

仆人把陌生人领进布置得最朴素的那间客厅里。伯爵已经等在那里，微笑着迎上前来。“哦！亲爱的先生，”他说道，“欢迎光临，我正等候您呢。”

“真的，”那个卢卡人说道，“大人真的在等我？”

“是的，我得知您今天七点钟到。”

“得知我的到来？这么说，您已经得到通知了？”

“一点不错。”

“啊！那太好了！我承认，我还担心他们忘了呢。”

“忘了什么？”

“忘了通知您。”

“噢！不会。”

“不过，您肯定自己没弄错吗？”

“我可以肯定。”

“大人今晚七点钟等的人确实是我吗？”

“正是您。再说，我们可以证实一下嘛。”

“啊！如果您真的在等我，”卢卡人说，“那实在大可不必。”

“哪里！哪里！”基督山说道。



卢卡人显得有点忐忑不安。

“嗯，”基督山说道，“您不就是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侯爵先生吗？”

“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卢卡人高兴地重复一遍，“正是。”

“前奥地利军队的少校？”

“我那时是少校吗？”这位老军人胆怯地问道。

“是的，”基督山说道，“是少校。您当时在意大利的军衔相当于法国的少校。”

“好吧，”卢卡人说，“那我是求之不得呢，您知道……”

“此外，您并不是主动来这里的。”基督山又说。

“啊！这是肯定的。”

“您是通过别人找到我的。”

“对。”

“是那位可敬的布索尼教士吗？”

“正是！”少校高兴地大声说道。

“您有他的引荐信吗？”

“在这里。”

“好啊！您看怎么样！快给我吧。”

基督山接过信，把它打开，读了起来。

少校瞪着两只吃惊的大眼睛看着伯爵，又好奇地看着房间的每一个部分，接着，再回到房主身上。

“正是如此……这位可亲的教士，‘卡瓦尔坎蒂少校，卢卡一位可敬的贵族，佛罗伦萨世家卡瓦尔坎蒂家族的后裔，’”基督山念道，“‘每年有五十万的收入。’”

基督山从信纸上抬起眼睛，躬了躬身子。

“五十万，”他说道，“真不少！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

“真有五十万吗？”卢卡人问道。

“白纸黑字，我想是真的，布索尼教士对欧洲的豪门巨富了如指掌。”

“就算五十万吧，”卢卡人说道，“不过，说老实话，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多钱。”

“那是因为您的管家在偷您的钱。有什么法子呢，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这是躲不过去的！”

“您提醒了我，”卢卡人严肃地说，“我要把那个家伙赶走。”

基督山继续念道：“他只缺一件事，就十分幸福了。”

“啊，上帝，是的！只缺一件事。”卢卡人叹口气说。

“‘那就是找回他的爱子。’”

“爱子！”

“‘孩子幼年时被家族的仇人或者吉卜赛人劫持。’”

“那年他五岁，先生。”卢卡人说，抬起眼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可怜的父亲！”基督山说道。

伯爵接着念道：“‘伯爵先生，我告诉他，他徒劳地寻找了十五年的这个儿子，您可以帮他找到。我的话给他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生命。’”

卢卡人面带难以描绘的担忧看着基督山。

“我可以做到。”基督山回答。

少校挺起身子。

“啊！啊！”他说道，“这么说，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真的？”

“您对此有过怀疑吗，亲爱的巴尔托洛梅奥先生？”

“没有，从来没有！怎么可能呢！一个像布索尼教士那样严肃的人，那样笃信宗教的人，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不过，您还没读完呢，大人。”

“啊！不错，”基督山说道，“还有附言呢。”

“是啊，”卢卡人重复道，“还……有……附言。”

“为了避免卡瓦尔坎蒂少校前去银行家那里取钱的麻烦，我寄给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期票，权做他的旅费，此外，还有您欠我的四万八千法郎的借据。”

少校怀着明显的不安瞅着伯爵读完附言。

“好吧！”伯爵只说了这么一句。

“他说好吧，”卢卡人喃喃自语，“这么说……先生……”他又说道。

“这么说？……”基督山问道。

“这么说，那段附言？……”

“怎么！那段附言？……”

“跟信里的其余部分一样，您也接受了？”

“那当然。我与布索尼教士之间有账务往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刚好欠他四万八千利弗尔^①，但是，我们之间是不会为几张钞票而计较的。哎呀！难道您这么看重这段附言吗，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

“我向您承认，”卢卡人回答道，“我对布索尼教士的签名效力坚信不疑，所以，来时身上没带一分钱。假如，一旦这笔钱落空，我在巴黎的处境将十分窘迫。”

“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在哪里会为缺钱而困扰呢？”基督山说道，“算了吧！”

“真的！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卢卡人说道。

“可是，别人认识您啊，您。”

“是啊，别人认识我，因此……”

“请说下去，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

“因此，您将付我四万八千利弗尔？”

“只要您一提出来，我就付给您。”

① 上文为四万八千法郎，此处原文有误。



少校瞪着两只惊讶的大眼睛。

“您请坐啊，”基督山说道，“真是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我让您站了快一刻钟了。”

“请不要介意。”

少校拉过一把扶手椅，坐了下去。

“现在，”伯爵说道，“您想喝点什么吗？一杯赫雷斯白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还是阿利康特葡萄酒？”

“既然您愿意，就来一杯阿利康特吧，这是我最喜欢喝的酒。”

“我有上好的阿利康特酒。再来一块饼干，怎么样？”

“就来一块吧，既然您非让我吃不可。”

伯爵摇铃，巴蒂斯坦进来。伯爵走到他面前。“怎么样？……”他低声问道。

“年轻人已经来了。”贴身男仆也用同样的声调回答。

“好吧，您把他带到哪个房间了？”

“按照大人的指示，把他带到蓝色客厅了。”

“好极了。请上阿利康特酒和饼干。”

巴蒂斯坦走了出去。

“说真的，”卢卡人说道，“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感到很不安。”

“不必客气！”基督山说。

巴蒂斯坦拿着酒杯、酒瓶和饼干进来。伯爵把一个杯子倒满，又把酒瓶里的红色葡萄酒在另一个杯子里倒了几滴，酒瓶上满是蜘蛛网，还有其他痕迹，都证明这瓶酒年代久远，比人的皱纹证明年纪还要可靠。

少校对酒量的不平均分配没有搞错，他端起满杯，拿起一块饼干。

伯爵命令巴蒂斯坦把托盘放到客人手边，客人开始用嘴唇尝着阿利康特酒，满意地做了个鬼脸，又轻轻地把饼干放到嘴里。

“这么说，先生，”基督山说道，“您住在卢卡，您很富有，您是贵族，您受到普遍的尊重，您具备可以使一个人幸福的一切条件？”

“一切条件，大人，”少校咽下他的饼干，说道，“绝对具备一切条件。”

“您的幸福只有一点美中不足？”

“只有一点。”卢卡人说。

“就是找到您的孩子？”

“啊！”少校说着，又拿起一块饼干，“正是这一点美中不足。”

那可敬的卢卡人眼望苍天，费了很大劲才叹了口气。

“现在，说说看，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基督山说道，“您日夜思念的这个儿子是怎样一个人？因为别人告诉我，您一直是单身汉。”

“别人以为我是单身汉，先生，”少校说，“而我自己……”

“是的，”基督山说，“您自己也使别人相信了这种看法。您想把年轻时的过失瞒过别人。”

卢卡人挺起身子，摆出一副镇静庄重的样子，同时谦逊地垂下眼睛，或许为了稳定情绪，或许为了帮助自己的想象力，同时偷偷地看着伯爵，而伯爵的嘴上始终挂着客气的微笑，流露出善意的好奇。

“是的，先生，”他说，“我是想把这个过失瞒过众人。”

“不是为您自己，”伯爵说道，“因为一个男人是不在乎这些事的。”

“啊！不，当然不是为我。”少校微笑着说，并摇了摇头。

“是为了他母亲。”伯爵说。

“为了他母亲！”卢卡人大声说道，又拿起第三块饼干，“为了他那可怜的母亲！”

“喝吧，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基督山说着，又为卢卡人倒了第二杯酒，“激动使您透不过气来了。”

“为了他那可怜的母亲！”卢卡人轻轻地说道，他试着让自己的强大意志控制泪腺，从而能挤出一滴泪水浸湿眼角。

“我想，她是意大利最古老的世家小姐吧？”

“她是菲耶索莱^①家的一个贵族小姐，伯爵先生，菲耶索莱家的小姐！”

“芳名是？”

“您想知道她的姓名？”

“啊！上帝！”基督山说道，“您不必对我说了，我知道。”

“伯爵先生无所不知。”卢卡人躬身说道。

“奥丽娃·科尔西纳里，对不对！”

“奥丽娃·科尔西纳里！”

“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

“不过，尽管家庭反对，您最终还是娶了她，是吗？”

“上帝！我最终还是娶了她。”

“那么，”基督山又说，“您带来合法证书了吗？”

“什么证书？”卢卡人问道。

“您与奥丽娃·科尔西纳里的结婚证书和孩子的出生证啊！”

“孩子的出生证？”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的出生证，您的儿子，他是叫安德烈亚吧？”

“我想是的。”卢卡人说。

“怎么！您想？”

“天哪，我不敢肯定，他失踪的时间太长了。”

^① 意大利热那亚地区著名的贵族世家。

“这倒是。”基督山说道，“总之，您有这些证件吧？”

“伯爵先生，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因为没有人通知我要带这些证件，所以，我就没想到带它们。”

“哦，真见鬼！”基督山说。

“这些证件真的很有必要吗？”

“必不可少！”

卢卡人抓了抓额头。“哦！真是的！”他说道，“还必不可少！”

“那是肯定的。如果这里有人对您婚姻的有效性和您孩子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呢？”

“这倒是，”卢卡人说，“别人可能会提出怀疑。”

“这将对孩子很不利。”

“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这可能会影响他的一桩理想的婚姻。”

“实在遗憾！”

“在法国，您知道，人们是很认真的，不像在意大利，只要去找个神甫，对他说：‘我们相爱，让我们结合吧。’就可以了。在法国，还要有非宗教结婚手续，而要履行非宗教结婚手续，必须有身份证明。”

“这太不幸了，我没有这些证件。”

“幸亏我有。”基督山说。

“您？”

“是的。”

“您有这些证件？”

“我有。”

“啊！真有这事！”卢卡人说道，他觉得自己这次旅行的目的就要因为没有这些证件而告吹，还担心这种疏忽会给那四万八千利弗尔带来麻烦呢，“啊！真有这事，这太好了。是的，”他又说，“这太好了，因为，我万万没想到这一点，我。”

“这不足为怪！我相信谁都有疏忽的时候。不过，幸亏布索尼教士替您想到了这件事。”

“您看，多好的教士！”

“他这个人心细如发。”

“他是个令人钦佩的人。”卢卡人说，“他把证件给您寄来了吗？”

“这就是。”

卢卡人无比佩服地把手合在一起。

“您在卡蒂尼山的圣保罗教堂与奥丽娃·科尔西纳里举行的婚礼，这就是神甫的证书。”

“天哪！是的，这就是证书。”少校吃惊地看着那证书，口中说道。

“这一个是在萨拉维扎的神甫开出的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的洗礼证书。”

“一切都符合手续。”少校说。